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一

墓誌銘

判院方公孺人鄭氏壙誌

王母夫人鄭故虞部郎中倩之曾孫女貢士彥輔
之女門族高華三女皆賢淑相攸卜妻悉嬪于方
夫人其仲也克盡婦道曾大母留蚤齋獨力夫人
彌縫贊助協承祭祀定省無闕內得留母懽心經
營樽節豐潔省饌外不以俗事入王父思慮故王
父得專業講貫闢金鳳齋以教子架斗車樓以藏



書劍一經堂以示訓一時齊名之交如王公悅林公宋可蔣公雖黃公庚李公繪林公虔相繼登科第傳者歆艷初調一尉落增城醜地諸公憐材薦于廟堂改授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命下而卒實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有一使天少假之事業固未易量也時諸孤幼釋夫人一意撫養及夫成人昏嫁以序晚歲諸孫繩繩繞腰嬉戲飴弄歡洽亦及于成人以淳熙十一年慈烈慶壽封孺人子男四人遇進武校尉廣州都斛鹽

場娶宣教郎福清知縣黃童之女繼正奉大夫陳與京之孫女先夫人卒過娶朝散郎審計院顧幹之女適娶朝散郎知昌化軍黃侏之女達娶朝散郎福州通判林雱之孫文女二人長適于朝散郎梅州太守張熊次適文林郎南海知縣薛之穆孫男九人雲昇大與大琮大鏞大鼎大蒼大樞庚章大與以鄉薦婚于趙氏奉補迪功郎初調餘干尉大琮忝開禧元年進士第六鼎預開禧三年計偕諸皆楚楚嗜學一經之澤未艾當有相繼以大門

元者夫人享年七十有九後王父四十年而卒實
嘉泰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其葬也後三十六年而
祔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掩坎王父諱萬字盈
之世系載紹興三十年進士小錄云孫具位某謹
誌

孺人顧氏壙誌

寶慶丁亥春伯父以書自莆抵將樂官舍而囑某
曰余婦事余三十有九年棄余遊十有五年矣將
以今歲十一月二十一日丙申葬于壙成里公畝

山之原幽堂有石汝其誌之謹按伯母顧氏同邑
審計院之長女稟性寬淑入門不克逮事和劑公
事姑鄭安人謹遇妯娌和以儉勤裕厥家祭祀豐
潔動中禮法伯父晚得大椿大鈞拊愛不啻如已
出人服其有鴟鳩均壹之行實紹興癸酉六月十
二日生嘉定癸酉十月九日卒女長適朝散郎新
通判潮州軍州事賜緋魚袋趙彥倪次適修職郎
靜江府錄事參軍薛一新次曰道全羽其服後十
有二年亡次適修職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鄭溼甫

李未行人言伯父善擇婿抑內助之力伯父名過
今以迪功郎老于家孫男一人大椿生也姪具位
某謹誌

考致政制叅宣義方公墓誌

先君諱遠字由甫方在唐季金紫公諱廷範始居
莆傳三世至慶曆郎官諱慎從自城拆居虛塘又
四世至崇寧居虛壑則自曾祖諱祐始種德樂施
以長者稱與妣鄭氏葬福平所謂福平公是已祖
諱中妣留氏父諱萬第紹興庚辰進士監行在和

劑局以一經名其堂今鄉人所謂一經方家是已
先君生於紹興丙子三月二十九日甫七歲而孤
事母孺人鄭以孝聞常記和劑之語曰經之可貴
漢人以金比之陋矣今時文之士鮮克通經漢儒
之語殆未可輕讀書之法與其泛而踈不若一之
專苟精其一欲罷不能將無往不通誠通矣其處
足以樂其出足以用此名堂之意先君中歲不踐
場屋良有以樂也既又語其子大輿大琮大鏞曰
和劑勤苦得官不逾年汝曹勉之閱禧乙丑携二

子試禮部大琮偶不墜世科大輿亦緣濮邸入仕
先君歷舉前輩名人策勵之大輿尉饒之餘干大
琮分教延平贊漕江右皆侍以行其在饒僚友文
肅劉公榘制置江淮檄攝參幙先君曰吾老矣豈
復預人事然金陵六朝遺跡在焉因願往其在豫
章愛西山翠巖每樊家絕江必留宿又越境去訪
廬阜者累月欣然有得而歸晚哭李手頗倦遊野
服家山自號方壺老人大輿以香山與循陽請先
君曰吾壯年聞薛南海之戚義激於中觸隆暑涉
黃茅取妹氏以歸今豈入南時耶汝第往善為之
大琮以將樂請再三乃從寶慶元年乙酉歲前一
日至邑穿玉華洞登虎頭函攀躋如飛未一年浩
不可留歸數月一疾不救實三年丁亥三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二大輿等奔歸母氏哭語曰汝父留
命汝等自忠孝外無他語惟先君卓犖有志尚不
苟合重風義雅不信浮屠於世故無不諳然不用
以治生產山經地志靡不究見老校退卒問山川
阨塞道里遠近手抄盈篋生平抱負不槩見而所

以訓飭其孤者皎如也嘉定己巳封承務郎今
上御極轉承奉郎以子官陸朝轉宣義郎夫人林
氏偕封孺人同邑朝散秀之孫女也福平曾孫餘
三十人伉儷白首獨吾家二老今奪一矣越千里
歸正寢首丘之願無憾病不嘗藥殮不拊棺如諸
孤不天何大輿儒林郎前循州軍事推官將通閩
籍娶溫陵趙奉直不劬之女大琮奉議郎前知南
劍州將樂縣賜緋魚袋娶福唐林簡蕭栗之孫女
大鏞先五年卒娶薛左史元鼎之孫女孫男四人

演孫紹孫詒孫選孫女四人將以紹定二年己丑
正月三日壬申葬豐成里林店溪徐嶺大輿等楊
焉唯恐墜先訓或他日有以自見然後乞銘於世
之君子以明先君之心茲姑誌歲月梗槩云

妣太安人林氏墓誌

先君方壺老人以寶慶三年三月十六日棄諸孤
後兩年大輿大琮奉母太安人命卜葬于所居莆
田縣之豐成里林店溪徐嶺萬松如孩母壽未艾
紹定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又棄其孤六月

初五日穿而柩焉蓋丁亥之三月距卒卯之三月
僅四年餘百年怙恃之恩已矣天乎痛哉先妣林
氏諱守真生於紹興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通判
福州諱雱之孫女甫能言父國諭諱天明教以女
誠父卒每開卷感泣事母楊氏以孝謹稱年二十
四歸于方氏以既不逮事和劑公事姑太孺人鄭
氏益以孝謹稱自奉薄惟菜盛豐潔一錢不妄費
至義所當為舉手無難色凡細大調度不以煩先
君俾得專意教子大輿尉餘干大珩掌教延平贊

漕江石侍二老或季弟大鏞亦在行旣而大鏞早
世太安人哭之慟大琮得邑將樂請行太安人留
柩孤孀獨先君行未一年歸遂又哭先君大琮自
將樂奔歸幾欲無生旣葬曰大事畢矣太安人曰
門戶責重汝父之望未也於是大輿注廣之增城
大琮再注福之永福永福距家信宿屢迎乃得請
輕軒入邑童顏壽餘父老聚觀贊歎蓋遠自江右
不出者八年一出百餘日以柩歸邑人如失慈母
路真野慟相踵謂令柩我有恩嘉定甲申遇禮霈

封孺人及是先君自宣義郎亦加贈通直郎告甫
下慈明殿慶壽恩霈太安人膺再封之寵大輿亦
轉通直郎大琮朝奉郎安人曰吾婦人蒙恩曷報
汝輩勉之疾將革誦佛聲不絕口大琮泣請曰先
君年七十二母年七十五年高養薄兒憾柰何太
安人作而言曰毋妨我行汝知吾父母平日所以
教汝者則吾瞑目矣夫輿等惕乎不足以顯揚敢
不敬遵先訓庶幾他日得以下見九原先君官諱
登諸婦諸孫已具前誌茲命長孫演孫敬書納于

壙

隱君子方公壙誌

方為莆著姓自都官公諱慎從以儒學起三傳至
福平公諱祐以長者稱其子孫之秀傑者出應世
用朴茂者退守家風若夫抱竒偉之才而有隱約
之操其人品豈不允高哉公諱史字直作長者之
曾孫也祖諱恢父諱紹有潛德紹推其弟福清大
夫諱士端俾任戶門之寄公束髮下筆有竒語福
清器之曰他日必瑞吾兄之門弱冠哭父事母陳

對弟及以孝友聞自是足不踐舉場於書無不讀
手校唐詩數百家悲歡感慨一寓於諷詠居家不
曾出城市其甥林君寅官貴溪迎請數四乃曰吾
聞信上有趙昌父諱仲止諸人茲行其有合乎酬
唱尤多口不語人過而談興亡成敗援古準今靡
不切中簡遠聲利朋朋友急難不計家之有無病
垂革口心瞭然整襟而逝蓋生於紹興乙巳九月
十二日卒以嘉定十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娶
林氏子男三人伯震妻鄭氏仲益娶許氏仲弓娶

黃氏再預嘉定丁卯庚午鄉書女一人嫁進士黃
疇若與伯震鄭氏仲弓皆已卒黃亦不復留仲益
繼及後孫男三人叔衛娶鄭氏斗郎超郎女一人
嫁進士謝克時曾孫男二人俊生慶生女一人辛
卯春仲益以書來告期曰將以十月三十日葬于
興化縣興建里赤陵岐山之原奉伯母命也某幼
與仲弓游獲從長上談論見其履行如孔門人其
經論如三國人其蕭散簡遠如晉宋人惜乎孝廉
隱逸之科世無有舉行之者獨進士一科公又不

能俛首其間其子既從之矣使公及見其成其出處庸何傷乃相繼以歿悲夫後二十年幾無有識之者觀公垂歿一詩筆力光門戶心田種子孫之語必將有與者當哀其言論風旨與其遺藁以請于世之有氣力者庶傳不朽

處士林君景誥墓誌銘

余幼從母游林舅家猶逮事外王母楊氏初外王父國諭諱天明下世久楊自鄞來莆獨當戶門拊孤接下以慈稱一子諱珪則余舅也胞次坦夷無

寸械如其母會嘉定辛巳明裡賜高年爵授迪功郎素為譙公令憲所知譙漕閩檄攝其屬不就景說其長子也與余年相若少長同課社時出聲律警語一再試不利併倦游鄉校弟哲預嘉定己卯計偕景說喜白其父曰崑可以追場屋之責矣其綜理家務過於父而持論寬厚如之每以不及事毋鄭為大憾與人交無疾聲遽色雖童孺不欲失其意少得羸疾幾殆矣猶十餘年親舊皆曰天不忍殄景說如此及紹定戊子七月二十三日竟不

起年止四十六悲夫娶余之族姑寺丞彬之孫女
尤勤儉家漸肥先十有八年卒繼趙氏開府某之
孫女男榮公聘王氏女四人長適蔡端明之孫蕭
公次許嫁其甥陳其餘未筭區畫細碎付趙氏甚
悉始景誥好山遊出家巷即太平山心樂之既葬
方氏松檜皆手植其孤將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庚
申合窆來索余銘余每病夫今之善惡名稱顛倒
世人以善為拙稍黠者則諱善之名而不受嗟乎
此秉彛至粹至美之物其名豈易得其工夫豈易

為哉必作而後有必積而後留若吾舅家累世以
善聞庸奚傷余又疑夫乘下澤御款段使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景誥之死距秋賦不兼旬語其弟曰
得毋妨汝試否豈馳騫功名之志猶未之銷蓋林
為鄉著譜自金紫公悅通議公深之朝散公雱三
世通顯矣國論接父祖文獻有聲太學積舍選垂
奏名不克待運屬亦享年告與檄甫下而大期及
之景誥以先業為念者名不遂併與年不享世之
諱善者非耶天之報善者猶在耶銘曰

全其歸後爾先人以遊留其餘遺爾後人以
休拙固有在景詵何尤

伯父四一從事壙誌

聚族垆埭自吾高祖諱祐始積善好施至今莆人
猶傳方長者之名葬福平山占者曰三世而後乃
壽且貴曾祖諱中祖和劉諱萬皆蚤世非獨二祖
其昆仲亦然既而諸父之群後三十人稍有享年
者和劑之子四察判伯父及希歲先君通直又增
之龐肩皓髮逾八望九開垆埭壽種自制幹伯父

始占者之言猶信制幹諱過字仁甫氣稟完厚精
悍絕人少而強記頗有場屋之志既不偶治家益
力纖細皆有法度田廬闢婚嫁畢蒔花種藥徜徉
其間家人忘其為老也寶慶甲申以上登極恩
封迪功郎文昌胡公桀制置公海檄攝其屬不就
竊自笑曰人生三十年為一世吾前三十年為舉
子役中三十年為兒女役後三十年造物其遺吾
休乎抱孫永日了不聞戶外事然後生有來者起
立延坐說舊事不休蓋八十三年不見一日惰容

紹定壬辰以東朝慶壽恩封後事郎告將下卒
于寢四月六日也娶顧氏同邑審計院澣之長女
元儉勤事姑鄭安人孝謹伯父賴之先二十年卒
男二人大椿娶余通判鳳之孫女大鈞娶李知縣
晋之之孫女五人長適三山朝奉大夫通判汀
州趙彥倪今封宜人次適儒林郎高州簽判薛一
新後一月卒次曰道全以黃冠先卒次適文林郎
浙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鄭涇甫次適進士宋公縉
孫男三人龐孫智孫信外孫男女十五人以十一
月二十六日壬申葬豐城里公畝山之原視和劑
之不壽每語子姪一經堂成延接師友考評道義
吾時雖幼猶能歷紀儒先姓名今老矣及見世科
之有續戶門之方興苟書種不斷則福平壽貴之
種將世世有望二孤請識歲月併及所以期望來
者之意姪具位某謹誌

朝請大夫福建叅議林公墓誌銘

公諱致祥字公履家世長樂東林曾祖贈太中大
夫諱某為福清鄭氏婿家焉祖兵部侍郎謚簡肅

贈少師諱栗乾道溥熙中名臣六經皆有講解而長於易春秋出入中外林氏遂為福清閩家矣父行言生有異質弱冠入太學尤通經訓釋畧具為南劍州法曹而卒後以公贈中大夫公少孤母令入陳氏單特鞠養少師憐而愛之宦游必俱既長端厚凝靜如成人見者曰是殆以器度承其家者耶用少師致仕恩補官調泉州永春尉捕盜賞如格不就監行在和劑局改秩知潮州海陽縣再知永春縣江東運司主管文字通判太平州知道州主管冲祐觀起為浙西帥司叅議官秩滿改福建帥司叅議命下卒于錢塘旅邸享年六十有八時嘉熙四年某月某日也階至朝請大夫娶陳氏丞相正獻公之孫提舉宗丞某之女封宜人男一人進禮迪功郎監慶元府昌國東監買納鹽場女一人適文林郎南雄州保昌縣主簿陳瑒正獻曾孫也先卒公為政廉明勤恪詳整微密蒞官如家內外斡斡兩為宰一御以疆敏一治以和易而下皆曰賢令也兩佐幕蚤稱為精辨晚更為清簡而長

皆曰佳客也為倅而攝守也樽淳費以廩米石之
軍兵悅焉為守而隣永也捐俸入以平庫亭之路
民德焉而收簡嚴姿方重不吐剛於貴室不養交
於游談在湖陽以剝產覈虛籍去在春陵以救荒
嚴泄米去既久仕再詘始漠然無榮進心晚得浙
幙有終焉志以子官昌國在海外難於迎侍黽勉
之官便其養中朝貴人多親舊間有以相汲引意
動公視之泊如也林氏自少師公以文學行義為
世儒宗風流典刑世守不墜公自幼逮事而能忠
厚昭前光孝敬壽家脉睦親恤鄰問病扶傷皆有
前一輩遺意歲晚紫紱金章鬢髮偉然人以表揚
林氏世德望之自不求進世又無氣力能進之者
故其可傳止於州縣間事其陛辭之春陵也首言
守臣以軍州結銜今軍政不理武備單弱恐無以
為緩急之用次言常平既耗折義倉多移用蓄積
銷竭恐無以為凶荒之儲
玉音嘉歎再三凡此
皆當世大議論他人視為常談不暇建明者而公
疊疊焉自以為職業之所當勉諄諄焉以為理亂

之所從出可以觀公志矣初公於中大墓左某山
某原樂其風土曰必葬我於是進禮將以淳祐二
年四月某日葬來請銘余曩為延平郡文學嘗從
朋游間記一事雷公孝友分教時少師為守月旦
詣學雷公講易至飛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章少
師卒然問曰是安在雷公徐乃答或疑焉及公守
京局雷公在政府恍然曰是林黃中孫耶極力延
譽之年歲間京削及格一出雷公手殊非公所望
也烏乎雷公賢矣若少師之名德在人足以盡後
如此而公又引芻蕘之林氏其興未已乎余婦公
女弟也余從公游幾四十年親愛如一日斂不及
哀窆不及視以此負公勒銘以圖長存其可已銘
曰

仕既巖蓄未施銘以碑維簡肅公之思

孺人趙氏墓誌銘

余紹定二年夏免父喪涉秋偕揭陽兄謁選乘衢
船雨驟漲至桐江富春間所謂三江口者怒風駕
濤來距邑治一舍半不可前望古木叢陰中有室

翼然函挈舟繫其下主人出迎問其姓曰徐名庭
蘭相勞苦甚溫遂留宿則九月三日也雞黍豐潔
問其家長曰家嚴入京只老孀在奉命謹事客庭
戶肅而和可喜也時吾友王實之邁以帥幙校嚴
陵秋試能誦其論士文發策語一字不遺且曰夙
於莆士夫起敬其趨嚮益可喜越三夕漲未止恐
久溷乃別去行里許又不可前復投一家覺有訖
色還舟以待思徐氏之未易得暨至廟山知溺於
浙江渡者以千計又至京知渡台城為魚者以數
萬計皆是日也至今言浙大水者必於是歲蹙頓
則余弟兄當洶湧中之得所依非幸歟再注邑以
歸六年夏又免母喪冬又偕謁選過三江口欲訪
故人風帆瞬息過望之慨然明年改端平元偶綴
下士于朝其秋庭蘭來見喜甚訝余縞衣以哭兄
對更道舊竟夕自是書疏不輟二年秋書來眎緘
題愕焉曰吾母以七月九日棄其孤惟先生賜之
銘以紓吾哀余痛母未平不忍落斯筆逾一年改
嘉熙元入秋庭蘭奉父命匍匐來告虞祭有日矣

將以是月乙酉葬于西山之原某敢重請按其述
孺人趙氏世臨安之富春父某鍾愛之年若干歸
同邑徐與夫共處若干年無疾容遽色耐勤苦整
而辨家浸肥愛其子以學俾受師誨母忘大夫士
臧舟門外函令迎肅退必問所得於名譚雋語有
幾喜誦佛書助輿梁施寒飢雖量力無吝色以東
朝慶壽恩受初品封垂歿指二幼孫曰是吾家所
以傳者享年若干一子庭蘭也娶俞仲院某之孫
女孫男麒孫麟孫女一人以余曩所見肅而和者
推之他可類信惟驚簪迎師剪髮待賓昔書傳賢
婦人皆然今之參養閨閣者有不盡然而山麓水
濱如孺人者乃暗與之合是可書已或謂其得銘
非豈容之報乎余文奚足以不朽使其家篤此意
不倦天之報徐未已也銘曰

隆師待賓啓其後之人兮將秀而文諸孫之
繩兮謂言不信西山之春兮

孺人霍氏墓誌銘

李君伯玉狀其母太孺人霍氏之行來言曰痛哉

悲乎吾母也昔我先君子入太學既乃以末疾病
卧二年醫藥之奉賓祭之費一手經營無憂菟貧
窶色蓋其順至矣祖妣性嚴重侍側必得其懽容
乃退疾函到股養焉蓋其孝篤矣日課諸兒受學
相其勤惰休沐扣所業誨飭諄如也治家為有法
矣兄伯蚤世鞠其孤使有成立表蔣淪謝經紀之
如家事族子某惇獨收誨之如己子待人為有恩
矣輟餐餉餓者脫珥濟窮鄰乏匱中志未嘗不行
也精識足以周人之猝急妙語足以平里之忿爭
隱約中教未嘗不明也婦人之善止於一行一事
而吾母兼之矣伯玉不天筮仕甫爾而失吾父廢
幾母子相依以食此斗升也今若此水菽之歡幾
何風木之哀無已庚子四月丁巳卒日也辛丑九
月甲寅葬日也惟有謁銘當世差足使地下慰意
耳余讀而悲焉初端平己未余校試殿廬得伯玉
所對策異之批真高第且手抄本以出既以第二
人賜第來見惇惇德人君子也今觀太孺人之行
與事纖細可紀如此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

其有子宜哉四子長伯奮貢士先卒次伯玉也嘗
為福建路常平司幹官余將指來建謂可朝夕相
聞至則以憂去次伯正伯謙二女周應龍汪振為
其婿孫男四長思復餘未一女四長適譚一鶚餘
未行銘曰

天人毋李夫姓亦然為女而藝為婦而賢天
報以子不身以年生於番陽葬則臨川尚
有後哉滌岡之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二

表劄

代上殿劄子一

臣一介疎庸誤蒙採擇畀以郡寄俾入對揚何幸
祇覲清光敢不罄輸愚悃姑以職事關繫所最重
者為陛下歷陳之臣生長閩嶠待次里閭昨見
草竊披猖慈籍國家威德將帥相與協力幸而
即底平其勦蕩臣傳大抵朝廷調遣大兵之力
而衛護鄉井則亦不無其微有掎角之助獨於在州

兵不聞奏寸效何也非惟不奏效潢池竊發端萌甚微州兵始遣裝容亦整外強中怯望風先遁反使醜類有輕我心意謂官軍之皆然至煩殿旅之來繼以淮兵之集所向無前十是當百而後凜然知官軍之足畏嗚呼千里而為郡殫民力以養兵曾謂臨機不發一矢雖承平日久州兵習於玩弛驕情之寐亦平無事郡守不能講求職業之過狀獨閩地為然收剌有格率多徇情教閱有程苟應故事他役有禁習以例破人皆謂令甲為

如此漫不知遵守臣則謂顧有尤著明易見而不自知者守臣結銜知某州軍州事曰軍事者有軍旅之謂也曰州事者有人民之謂也立銜之意固非先軍而後州蓋必軍律整齊姦冗不作然後四郊無恐搜求民瘼今士大夫徃徃知有州事而不知有軍事臣何以見其然指揮之兵謂之禁軍是以天子禁衛之兵專為藩屏守備之設今守臣儻從無禁兵而僚屬役從亦禁兵也此豈國家設禁兵之意未聞有能分別禁軍廂軍之用而惕然

思上人付以禁旅之意為何謂也其不肖之甚者則工匠百需悉取辦焉凡供公上之好靡不極其工巧而擊刺等事則勢魯不堪說百姓曰吾輸租賦以贍兵怨其不效命軍士曰吾稱債負以為兵未易拚此命或者明知其無用驅令出戍自散自歸噤不敢置詰問者有之甚者大疾其無能倚重外兵抑勸失當因以取禍而傷損事體者有之古公卿間皆可以將今太守乃郡將也而臨事或乖刺如此臣故拈出守臣以軍事結銜之本首以見

士大夫於職業間其失討論非一日矣臣愚欲望下中飭守之尸所禁軍不許供州郡百役應軍不許與寄居官借事既有廂兵備使令而無所謂禁兵專團結以教閱公收刺以服其心明賞罰以作其氣革工匠以一其藝非特禁軍也如土兵如弓兵今所在自募招足安可徒費衣糧責令巡尉隸習時取上州點教凡關武備靡不脩舉勿以無事而少墮廢幾有警之足恃如此則威稜振張蓋萌消弭雖曰軍政實關民政天下幸甚

臣既以州郡兵政陳於前矣其根本則自寬民力
始百姓更創殘之餘以寬恤州縣因窘用之故
欲寬未能累年粒米狼戾不待官司措畫前歲淫
雨害稼去歲秋霜殺菽青黃未接公私皇皇及雜
官廩民食稍寬然後知常平義倉之為有功臣大
父先臣某孝宗朝懇懇以常平為言蓋常平者官
自出本視時斂散以平市價者也而義倉則民
自納以寄之官者也今所在常平錢米州郡或有

之而在縣者惟義倉耳人戶合納正米一石之外
以一斗為義曰義云者產戶糶寄于官為孤貧月
給之惠與凶荒賑濟之備負郭之縣正米就輸于
州則義亦隨之惟外縣正米既輸于州則義不能
以獨輸于縣於是州家特撥人眼正米俾就縣納
粒還在縣合納義米之數若於上中下三等戶均
撥猶云可也其漸則撥竒零下戶而催不及數矣
其後則科撥不以時下直待州考數足乃以其餘
撥下縣而催愈不及數矣又其甚則取隔年逋移

掛欠無催之數理為次年納義之數遂成具文矣
且在縣所恃以賑濟者僅有此州家既不隨苗撥
還而又計較至於此官與民但知義倉為當納非
獨人戶忘其本是民間播奇官倉之物而為官司
者不復推考其本意矣僕稍加推考有人心者將
汲汲如數還民之不暇而肯於此計較乎大凡作
令者多壓於其守而不敢辦及其自為守則漫忘
之矣不知縣之民即州之民州縣之民即天子之
民其休戚猶一家也臣愚欲望陛下申嚴義倉

本法行下提舉司戒飭諸州俾隨苗撥下諸縣若
以撥戶眼柱數為兩便則當州家科撥之時宜委
通判點戶眼行下或許縣自點戶眼若夫故撥奇
零小戶與愆期撥下與將隔年掛欠柱應皆合杜
塞庶幾在縣所催可及實數遐方之民獲霑實
惠其於愛護根本尤非小補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二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三

表牋代江西漕

漕使謝到任表

支壘承流茂聞善狀計輶之使就拜除書不煩跋
履之勞如被光華之選具宣隆旨采激丹襟中謝
臣譟馬書生懵於世故起家射策甫歷泮芹徒步
登朝寢躋卿棘慙無補報自跪撫摩所領雙符表
視當塗為編既逾兩載臣與斯民甚安將去如初
曰節與愛才僅堪於小試夢不到於陞遷維江以

西縣至廣聯絡十有一郡舳舻百餘萬艘糴穀滄
中克佐馮牛之運埋輪道上欲空豺虎之郡退惟
何人當此隆委伏遇 皇帝陛下屬精廢政申飭
群工知臣綴班于庭備體九重之仁儉謂臣叨試
此土熟諳一道之威休付以將輸責其課效臣敢
不究心飛輓悉意咨諏稽財貨之源流務公取予
察官吏之能否冀益澄清

賀皇帝表

立皇子
析國公

統紹鴻圖有永在躬之曆慮深燕翼迄成立子之

謀典禮舉行人祇胥慶中賀伏以繼承有國所重
明斷惟聖乃能稽嘉祐之舊章暨紹興之近轍選
賢而長既愛且親播告四方翕然度越前代遠甚
惟 皇帝陛下儉慈守位剛健體天克勤于邦
謹一祖六宗之託啓佑厥後邁三代千歲之安蔽
自宸衷延登哲嗣丕建齋壇之節幸新公衮之華
喜溢宮庭休綿社稷臣甫將隆指阻覲盛儀載驗
震爰雷已開於一索仰觀乾象星預卜於重輝

賀皇后綫

國重貽謀慮尤關於坤母恩隆立愛索允協於震
男茅土疏封椒塗溢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徽
音濤發柔德夙全輔佐為心廣二南之風化贊成
翼子衍百世之本支雖熙朝寵數之肇新然慶慈
保育之惟舊邦基用壯壺範彌尊臣跡繫轉輸耳
聽播告奉煇稱賀阻趨駕序之班作頌對揚願繼
螽斯之詠

賀皇子節使國公劄

恭審巽謹重申震嚴初索皇明獨断定社稷之

謀朱邱肇開舉親賢之令典吾君有子薄海屬心
恭惟 皇子即使國公英稟夙成令猷丕曾宗藩
潛毓之始已眷宸衷嘉祐選立以來自有家法翕
傳冊命膺契天人錫公社以分茅兼齋壇而授鉞
遴東僚屬養成德性之良侍立朝昕彌習國家之
事中外之福權輿於今某服職將輸逢時熙洽式
慶本支之茂願續周詩行觀羽翼之成益綿漢祚

慰皇帝表

景憲太子薨

天低儲禁方嚴鶴駕之朝雲黯層霄忽報鳳笙之

遠望乖寓內思切淵衷中慰伏以 皇太子秉性
川冲賦姿玉裕早親教諭茂潛德以夙成豫建治
安卜慶基之未艾世偶無於虛福人共惜於昭明
恭惟 皇帝陛下丕紹鴻圖永惟燕翼念蒼旻之
降割慨少海之揚塵臣久玷皇華阻趨青殿承祧
雖重願少抑於聖懷有道惟長宜益培於國本

慰皇后牋

震噐攸司忍釋承祧之重坤闈興慨益鍾愛子之
思禮舉宮庭事闡宗祐中慰恭惟 皇后殿下仁
慈內稟鞠育恩深問寢鷄鳴屢諄母訓吹笙鳳去
空帳仙遊臣恭奉短牋異寬慈抱施二旬之鍼砭
恨無扁鵲之鑿助千歲之治安願廣闡睢之化

景憲功德疏

春宮定位罄中外以屬心宵駕凌空悵仙凡之異
路臨淒風雨攀迥消柔日以追嚴恭惟 皇太子
仁孝著聞春秋鼎盛賓僚故在忍疎園綺之遊天
意斯何摩念高周之繼望瑤山而雪涕即寶宇以
繡經伏願登靈妙門主大乘器與道俱化吹笙竹

於洛濱同佛往生涌寶達於地上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三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四

啓

賀任簽書兼參政已下代勝增

恭審明陟儒宗晉陪國論精神運於千里允賴籌
帷兢業至於萬機函參丞轄握文事武備之二柄
萃聖主賢臣于一堂注意實深具瞻架切某官道
包體用才飽經綸眉山靜臣之名家親傳諫笏考
亭先生之高第入侍經帷每正君以中庸大學之
書欲強國以慶曆元祐之治粵登密地亦既逾年

山東納土以來歸河北聞風而懷畏從容應變區
處得宜然而難壬人與猾夏相關脩內政實攘狄
所出乃預聞於機政不專問於甲兵合二府東西
之權無乎不統自一相掌握之外今則有公將建
萬世之安以副九重之望宣麻嗣慶汗竹有光某
夢在丘園身縻符節聽日邊之好語察江外之輿
情見王道何憂翕無異論聞樂子為政私有喜心
飯向不訾染濡莫究

賀方察院

自編脩右司除

恭審綠綈錫命白簡凝威贊國紀綱正參毗於二
府作朕耳目俄親擢於九重郵音翕傳士勇斯倍
上臨御二十七載臺有察五十餘人當其慨然極
意所欲言久則決於當世之定論彼若訥誠不足
移請如希文或猶曰近名必愛君端出真誠而論
事當關大體能身是責惟公其人某官響大聲宏
芒寒色正四十圍溜雨如栢斯蒼三千里長風如
鷹必擊識者謂密袖威稜之手知其非久踏州縣
之塵粵疇最色之庸便應入臺之制而乃徜徉胄

監刪潤機庭宰司借協助之勲天子已深知之又
甫弄此印即裁其冠必僉議論之所期必大設施
而後愜外夷來款方覘中國之有人善類易搖全
倚盡臣而為命舉動聳旁觀之目抨彈足深服其
心朋黨苟消何憂乎河北戇直可憚自寢於淮南
乃歛風霜霈為霖雨其納節欲去攝符轉羈聆要
路之登賢為清時而增氣誠馳賀厦豈燕雀之不
如夢已歸田儻狐狸之勿問所為欣奮未易矧裁

通湖廣何總郎

吳中高卧輕辭下澤之遊江右重來密倚上流之
重計餉相關於脉絡殷勤未布於腹心書到石頭
夢馳鄂渚某官康時志大體國憂深自露材諳於
治中直問功名於湖外一麾就把拊定溪搖雙節
相輝密參制閫盍躋清列少旌久勞惟總使責任
之匪輕而郎闈雖外而實內非徒調度之夥將施
控扼之謀綢繆數處之風寒翦滅此虜而朝食賜
環可卜借箸入籌某才不逮前事則倍昔方有三
軍之役正賴協心若論萬世之功盍歸給饋中之

所蘊言不能殫

通江西帥衛大參已下代廬陵尉

望三公之衮繡重鎮西江執一尉之橐鞬行趨北
部仕莫難於始進天固使之有依肅狝殘函僭干
齋鉞某官淇澳之裔崑山之珍竊卑陸機之文僅
雄前世要使范公之志盡行本朝觀厥規模定於
方冊自淳熙臨軒擢首衆俊迨嘉定更化始參萬
機中焉群虎之肆哮去則九牛之莫挽歛藏霖雨
嘯咏林泉若將終焉迫斯應矣翦四凶禦魑魅民

聽不驚隳三都却萊夷國命以活亦既聞政尚費
調元力猶足振於國威事不盡如於人意一階咫
尺視黃扉紫闥以若輕三路徘徊於太纛高牙乎
河樂然而帝眷難釋民憂未忘公方卧一榻於午
喬衆望領百僚於寅陛朝野交賀其後出湖山乘
訪於舊遊遶道驩迎秦惟徧勞綏撫一方之事定
植扶當世之慮深簡肅再鎮成都寬嚴有體司馬
入相中國內外屬心必得君如彼其專無報國未
了之事某甚矣百拙凄其一寒悵作室之辛勤僅

乘偏郭方在裊而孤苦盡散遺書少嘗自力於燈
窓竟乃失身於箠楚邑雖附郭尚餘六一之風盜
不窺山安用五百之召全藉碧幢之彈壓庶寬黃
綬之譴何進趨于庭奉小吏簡書以聽退語所部
受元帥約束而行贊諸典籤惕若負刺

與吉州監務

短鬢自搔居百僚底華纓先至司一闕平敢布殷
勤相為終始某官其姿本銳以學自磨文章雄深
多漢秦語議論脫洒疑晉宋人或以問會稽而為
疑我之真清高者常在無額外一毫之歛有胷中
萬斛之寬時登螺山以遐觀笑非龍斷人感鷲股
之不割祝上鵬程某性鈍而癡貧驅則出征途冒
雪或疑驢上之詩人入境趨風便是馬前之尉掾
甘受微官之束縛幸與我輩以周旋知君喜論文
釋鞭笏而與語則僕亦乘間擲弓刀而從遊勤拳
之私領畧乃幸

謝胡尚書

贛州兵鈐司保奏捕寇推賞

晉用善人致幸民之奔去魯亦宗國豈外盜之宜

來職司警為名理當竭力所至敢萌僥覲請述
遭逢自江以西為郡多接嶺之南其俗獷益子出
沒峒丁雜龐頃歲披猖貽朝廷之深慮至今葺理
餘田里之舊瘡夢到亦驚擾豈堪再有吳其姓戴
宋之天部衆立名橫行邑鎮殺人無藝浸及官兵
三省密院之指名兩路數郡之合捕望隆城坐雄
鎮虎城言下指搗笑中方畧窟穴芟夷之殆盡渠
凶告諸以他之贛倚師帥之賢幸微犬吠吉為父
母之國寧容歎驅時則興宗尉于寓里幼嘗跨馬
說劍衆以為狂壯亦挾策操觚學而未就警緝身
投於劇地感慨時到於邊頭負弩從縣令以驅懸
弧亦男兒之事何耻之有俾姦者消民聚不驚吾
眠亦穩比睹鈐司之張購密呼鸞輦以戒嚴恐迫
飢荒或者盜亦有道乃慣焚劫甚哉人之不仁躡
而得蹤間不容髮雖咫尺距係城之地毋張皇搔
比屋之氓方虎負一嵎而哮其勢兇甚聞馬前三
步之語乃身親之憑藉有威么微奚力獻俘在道
觀者千萬白事趨庭勞之再三妻焉一夫之言若

可欺出於諸囚之口有足證未嘗辨數所恃高明
正鯨戮之典刑盡尸諸市借駿功之褒拂函奏于
朝今惟選調最難公之主張甚力靖言榮遇若有
宿因延滿坐之賓下及塵埃之一吏聽閱武之句
匪徒風月之千詩心和為鼠輩不平位穹至虱官
亦接胡以得此疑焉久之因訪昔賢之遺蹤有感
當日之行事桑懌擒漁池之寇吏掩其功李方上
汝陰之勲部格以法醉翁為歎息而作傳坡仙指
磨勘以酬勞以堂堂之兩公皆眷眷於一尉鋤刻
暴慝不失其為仁心扶持孤寒最可以觀前輩此
往事也今有人焉伏遇某官生於六一之鄉哦為
于營孤之境文可瑞世殆歐蘇之後身力足成人
無桑李之遺憾有能識微意之大者豈徒愛一士
而已哉沓來西北之事機先植東南之根本使青
原山縱姦不翦將黑風峒覆轍可尋與其煩列戍
之兵僅能迄事何愛脫士階之賞不以褒功俾赤
子聚廬而安居見近臣憂國之遠慮獎提茲始激
厲其餘某何以報知必也無盜益守艾軒之家訓

敢媚澹庵之州民此時轅門解使塹坑之變化即日籌幄願供亭障之驅馳自分微生終歸大造

按滕漕卿代船場官求開陞

栖身塵土敢辭剗木之勞矯首斗牛誤作乘槎之想幸持綆有烏獲之力乃扣舷歌鵲飛之詩竊以仕途譬之宦海千帆競濟載浮載沉一葦問津誰推誰挽借便則船疑天上無力則芥膠杯中敢以脩圖卜之始進有如某者何足數哉學慙潢潦之無根職隸漕渠之汎役執斧若鋸視梓人之色而

趨秉楫與維唯拖師之命是聽汗顏鄙事妄意

流浪戰輸舉子之籌庭趨奉嚴君之誨三年淬礪

毋患有司之不明一字品題且求大匠之許可憐

其犢舐諾以鶚書因嘗禰扣諸公亦似皆無拒意

然一運及水最關破浪之初則三層透門或有凌

風之勢伏遇某官任重致遠激濁揚清經國遠撫

誓休盡日橫舟之渡薦賢定力不為半夜藏壑所

移兀泥沙皆願轉波况樓臺獨為近水某輒忘膚

淺求出吹噓舉爾所知何啻共載登仙之美抑愚

有於願觀巨濟作楫之時懇款自陳依歸更大

投滕漕代林丞求陞陝

燕臺之來多士不吝千金毛錐之處三年敢露一
顛不材奚取其事適同最傑有宜春捧檄之行拜
公於涓日建臺之始暨還輶於治所群曳組者又
之觀上下所以相求其意氣豈不甚偉珍重於歲
舉聯翩乎露章薦鶚所加登龍相賀高者以道德
性命自許次焉皆文章政事足跨有儒宗澄察江
西今士夫指為異北退自顧斗筲之末獨未能組

豆其間趨走徒在人先無過人者尺寸不能近見
何取近乎默焉又諸既而奮曰祿非弗及殆介推
之不言善苟無聞將黷明之幾夫反觀奚有欲吐
又疑伏念某少亦激昂壯轉樸鈍爭名太學期巧
注以累九竄第奉常笑卑枝之結子頃緣黃綬偶
接綠林馬前耻於自陳會而不就鷄肋棄之可惜
衆以為言群公拔出於穽中貳令獲依於節下惕
焉受察然亦自知依阿而求衆容言之足耻狂怪
以攬世譽又所不能竭勞公家祇踏實地許聾且

老頽川不忍逐而留崔噤莫施昌黎欲犯嚴以薦
試觀且留且薦之故而况不聾不噤之人其望司
造也何如用敢陳情而自獻伏遇某官麗澤師法
曲臺禮家正己律人貪者解印綬去奉公守法竝
乎如權衡然累綬臺府之柄專推轂人物之數廣
觀陽春之木紛欲上苗哦歲寒之松亦求封爵蓋
惟丞秩雖脫選坑必也諸公同升三載明陟然後
製邑而無礙以為當路之所知謀之同僚曰其有
采白之阿嬖曰必錫類更兩月則蒲矣輒三薰而
請焉儻借吹嗟自試民社以往誓殫潔直皆報師
門之時

謝滕漕卿舉改官代趙悵幹

廉察一臺無裨幕底明揚三士亦在穀中面授尤
榮已知曷稱自劉晏漕江之後辟屬孰多聞滕君
行政之賢踵門願至精神感召才俊後先堯然有
出於魏科否則曾參於諸老或疑司帳恐涉齷官
明公之見不然唯材而已吾客於斯為盛並舉奚
嫌伏念某讀書不多望世甚狹屢嘗客戰灰場屋

之壯心猶記祖旁熟戶門之舊事昔我忠簡扼于
權姦元身不返於瘴鄉遺息橫遭於天獄非帝乃
震殛不容終朝則家靡孑遺寧有今日諸孫雪涕
先緒冰寒一官南落於湘中再仕西遊於江滸十
一城牒牘百萬斛舳舻計相勤勞目力心思之俱
運末僚迭縮筋驚肉綬以何安祇了兒癡幸逃長
罵鞬折自慙於短拙袞華驟入於品題譬沒字碑
奚取受材之偉無脫腕筆誤當敏事之褒愛之既
為闔其端繇此儻有聞於世伏遇某官金華伯之
人傑大愚叟之師傳律已身以烟宵中之冰鑑察
人甚審按指下之權衡空河陽之幙畫拔焉問子
公之書咸無也豈為特達相對激昂某敢不公爾
志私仕焉更學幸賓梁苑既陪枚乘者流願相漢
闕或獻鮑生之策雖未有報斷不辱知

上權府滕漕卿代倉官移監酒乞還職

出岫奚心漫折腰而為米奪駢無怨甘沒蔭以飯
蔬敢蘄洪造之仁許削丹書之過伏念某愚不通
古今之故幼僅讀論孟之書出納各之謂有司會

稽當乃為委吏九平時所口誦者豈初筮乃身犯之
無所逃誅然亦有自昔者司之皆長子孫其間今
之居官指為傳舍之地雜然糜費久矣通融卒皆
秩滿而去焉其不罹譴者幸耳一銖以上皆官物
三尺之嚴有法存甚矣例之誤人與夫吏之欺主
不肖自拘于司敗陰寬姑示以薄懲較廩人為酒
人未遽全汰舍郡屬從邑屬敢嫌下喬慈闈泣送
其出門蕭寺省愆而閉閣眼穿成疾腸斷祈憐許
為嘗藥之歸甚欲負荆以謝然兩職名為對易而
寸祿俱不獲露食粥久之愁寫乞米之帖視囊空
矣苦哦典衣之詩心口自謀子母相語好還時乃
天道改過見於聖門逾歲悔悟之日長逢春更新
之色動百拜露請一點陽和伏遇某官壓盡群公
吃立當路真清皎潔寒烟露之出壺積弊剷除杜
倖門之如穴允敗乃公事之辜皆自貽伊感之人
日月之明難逃山海之量終大一謁府而聽其復
職者有矣屢呼天而給以還侍如某焉輒起癡心
更祈終惠使青蓮之物不失則白圭之玷可磨某

敢不咋舌知非澡身自潔連教復舊公子仍是監
倉一飯感恩王孫難報粟毋粉身銘刻俟命凌兢

通建倉趙監丞

巖邑負丞父隸雙旌之下杭川試令又隨六轡而
南趨走日深見聞事審與百里赤子以相賀豈二
天故人之敢言某官受委高明為善篤實皦皦風
塵之表如望謫仙拳拳宗國之忠乃心中壘入增
朝廷之重出先州縣之寬謂俗吏皆龍貌為愛民
之言雖賢者不免手重蠲賦之筆仁哉為政見於

守台使君憂旱之甚貢僚吏盡情而毋諱捐租之
數夥矣青社孰多塑像而尸祝之桐鄉不過僕所
親見民今不忘上念閩陬公馳周隰賑濟如治郡
之日封部所及人者多安得結輩之數公分布唐
使之十道勿牽近見共鬯皇仁况又清節可使苞
苴者慙公舉足為寒畯之勸人皆若此國其庶幾
皇遣使臣徧光華之及遠王曰叔父歸左右以輔
台某亦忝宗生有慙嫠婦一第辛苦豈無拯物之
心貳令趨承獲體救荒之惠可憐小宰又墮窮山

進邑父老與言奉使者意以告設為蠶尾甘受深
誅要使雉馴又疑難必謹持勿擾或可取知曩備
郡中收錄之科正為節下遭逢之地哀王孫而進
食猶望他人矧文子之舉賢忍遺同姓依歸至切
捺寫奚殫

通西宗趙司直

仕東平之鄉久親丈席依西外之邸容試絃歌入
閩收宗族之書知公唱理義之學翕然相賀前此
未聞某官燕邸諸孫文公高第五夫精舍超然公

子其間四書深衣匪獨勉齋之授教自博而入約
仕將行其所知立朝精神治郡保障乃有憑國城
社奪民田疇疏亟上聞白叟為之吐氣侯捨我去
黃冠出而噬人節相傳以為高論不售而奚樂恬
然閉戶久乃司宗小試而人屈之私淑乃吾願也
中庸肯趨昔者親聞之師麟趾衆多更以告語其
族向同款異白放賀竒悉揉而惟正之從知偏者
非材之過宗室知道此風漢晉所無師保相王吾
國周唐之邁某游浙奚遇登門獨榮退復墮山邑

之窮翻憶職宗庠之舊欲前若繫敢質所聞武城
以愛人稱李宰以治賦斥是文學未始不適用然
政事非輕於分科使二子而生於今則一世之論
必異乃如愚見終不願健令之名更請誨言或庶
幾聖門之意諄諄母吝切切有所

通汀守趙寺簿

渡江公族悉依忠定之勲試邑附庸獨倚嗣侯之
庇來擔門戍掣鉉微名某官氣壓儒紳家傳諫笏
方紹熙之末歲呼吸變生賴慶元之宗臣笑譚國

定過庭親見其本末閉戶堅待於清明幸白先忠
不嫌速化平反湖外之慕撫字湘中之琴甫登內畿
稍陟外府羞立仗之馬慨然長鳴飄避弋之鴻浩
不可繫惜其去而昇以輔郡終不屈乃疎之遠邦
謂長汀僻處於七閩亦先正舊臨之四履興崇禮
教調伏兵民少陵之詩可哦人生足貴叔敖之子
未顯天意謂何漸還世官乃穆師論某迂疎賦性
寒苦得官勾籍幾何薄乎親養負丞再轉中以憂
歸更憐學製之身冒不應為之戒然念曩於樵水

嘗被薦於鴈行今者杭川復趨承於熊軾幸寬宥
之在上殫尺寸以及民何以取知卜之自試豈無
他姓每逢同姓之賢尚冀長公垂念少公之客所
為欣向莫竟刻裁

通何運管

相門雅望畫芻粟以佐臺宗屬寒上披荆榛而得
邑崇卑懸絕懇款自通某官秀毓括蒼名芳蘭省
致身兩地實居伯仲之間過日十行讀到丙丁之
部跨飛鳧而直上聊振鷺而不留為漕元僚愛閩

佳地咄嗟餉辦談笑訟清列叢桂臺前行吟香裊
嗅新芽於堂上細品貢餘人疑其澹吾有以樂入
備一歲錢穀之問匪但十年旌麾之持某仕驅於
貧錢固其分少年負笈百戰而後得官竟日爭灘
三仕未離試今不辭迂道所願趨庭幙中之辯其
意已傳毋庸苦說天下之難至縣而止諒亦動心
茂而全之是所望也

通趙帳幹

綠水紅蓮之裏仰三達尊黃芽白蒂之中着一小

令雖則體異然而姓同某官器采翹明襟期魁壘
屬籍之衆白也不辭諸侯所尊獻之大雅官所居
而有績保之喜則異人強周者宗仕問可數大者
不轉輸之寄次亦參謀畫其間賓主笑譚家庭唯
諾策勳流馬卓居諸道之先赴闕聯鑣足侈我家
之盛某奕叨玉牒名縮銅章其如選調之身更墮
荒涼之邑山僻習獷臺高聽卑孰借游談奚敢他
人之望推行寬指肯貽公族之羞心之隱微面以
敷剖

通推官鄭同年

錫燕瓊林共嚼紅綾之餅割鷄杭邑獲依綠水之
蓮恃此二同勇於一往某官文啓夕秀譽高旦評
漢兩司農以來明經不墜閩四先生之後克世其
傳移孝于官為儒而吏勾書聽訟局於有司入幕
運謀無所不統有客如此輿人誦之谷口輟耕既
肩諸侯之聘尚書有履併還先世之聲某又相遊
從出輒牢落聽聞已熟言之徒費於齒牙冒昧茲
來甚矣自投於鼎鑊令之失權奚自邑之治賦何

先塗人浪告以傳聞莫府稔諳其利病稍還舊觀
密求振起之方全望大僚毋吝始終之庇情雖挾
故分盍班牋

通錄參李同年

淒涼小令將深杭邑之潛問訊都曹知是杏園之
考喜而齒折率爾口占某官太白後身武夷秀氣
奮筆對上前之策閉門讀靜裏之書小試仙曹仍
棲州掾折滯獄片言之下動生意三歎之中天子
令參卿軍繩愆不避貴人爭出門下列剡奚疑某
游浙空歸仕汀有感鴈行凡幾似三四入羝乳未
成恰十九歲拊厄會而交歡匪孤單之獨然數窮
必身情好宜厚督郵今之司糾僕既折腰同年必
也有情君無隔面

通司埋

學道甚迂不願為於健今活人宜勇竊有慕於決
曹久持斯言敢質同寮某官文追古作識過時流
初焉見器於當途再則宜登於要地哀矜勿喜願
行魯語之言剽悍輕生莫甚汀民之習惟慈故臨

因而惻惟剛故抱按以爭流朝廷不殺之仁將門
間親見其盛某屢為人佐熟識縣難無寸可取之
長胷五不避之戒急以厲民其奚敢緩不及事則
柰何撫字催科當自權於中道扶持覆護不無望
於上僚

通李教授

隨群上苑偶同鴈宇之登學制窮山幸席鸚林之
蔭儻板援之肯許毋清濁之大分某官地占四明
門聯三秀父如龍兄如虎伯吹埴仲吹篪舍選積

優臚傳高唱斯皆造物之至靳多取世間之美名
深夜辯經至徹聲於四外同時載道各分教於一
方公所辱臨汀為稍僻其質淳告以善道其體陋
鼓之雄詞相皇三州孰最士風之懿行聚兩學不
逃家論之公其本是北人生于西外逢場不勇宜
墮冗流請邑無名自憐左計渾成俗吏慙見師儒
令尹仁矣乎未敢子文之信前言戲之耳願求夫
子之褒先狃尺牋行趨夫席

通薛丞權司理

學製山間自憐失計長哦庭下更值同盟有許聲
名胡茲盤舞某官三山之望六館之豪倚馬動千
餘言捫虱談四方事士慕馬融之教朋集生徒世
無奇章其人莫容書記忍負余之已甚士命汝而
不嫌昔與輩流較兩優於分寸今胡霄壤先二府
以飛騰豈不動中引以俱上某五窮有崇三佐于
人忽自縮銅亦稱長吏或問通籍仍是選人祇疑
獨寒猶有甚屈試說曲江之集恍同夢中相逢鄞
水之湄一笑坐上行且奮矣宜亟教之

與隣邑尉

遠來請邑自疑選調之身見說附城中有神仙之
吏雖則異縣均之同寮某官少馳聲稱高自標致
鍊句少淹於東野上書徃往於南昌惟汀在閩越
中其土與江廣接近郭幾里漸菴視於黃茅稀旅
單兵不敢行於白晝今則村無犬吠店有鷄聲相
傳五采之掛門盍取一麾而乘障某擇地不審入
山更深毋壑近隣竊戒奔秦之盜亦潤吾里乃為
及晉之波所藉遠威聊寓寸楮

在城監稅

三家村裏謬稱長官一闕市中輕屈勝士既為郡
屬敢缺名聞某官紉蘭潔清夢草才思長驅功名
之會不受州縣之吞財利相與言甚匪先生之樂
會計當而已吾溪委吏之嫌少殫賢勞行制國用
其亦勞三仕備歷百艱素非治賦之才犯其所短
毋諱言錢之口告以其方

梅溪巡檢

十室相依何敢惠文以治四郊無警少資威武之
功甚幸茲來交頌以濟某官書傳濟北種出山西
衆驅聘於邊頭獨鶻藏於閩底雖處遠塞如嚴大
軍梅溪有梅試我止渴之句柳營穿柳合立射酋
之勲建壇以升取印如斗某得百里地跨三路衝
祇恐出沒之徒或為撫字之梗所恃君在時無鳴
桴之驚非獨民安吾亦高枕而卧

回學長

歸田未遂輕辭下澤之車學道不深誤縮上杭之
綬嘗從秘館丞借圖經從郵一江而分方地百里

者六宏詞進士總以科名達宦高人謂之氏族在諸邑者可紀獨吾境之未聞豈有之而載者踈抑學焉而恬於出令長責也感嘆久之方疑十室之中豈無好學忽沐一書之惠甚喜得賢某人鄉閭之英庠序之望自月書季攷而入加日省歲鍊之深佩襟推尊領袖無愧將授以室諸國人大夫有所式焉為語其徒明天子在上可以仕矣某名為公族祇是吾儕有社稷與此人民延父老暨其子弟雖非作大官以臨蒞其俗所賴得善士以助化其鄉勿謂朴未甚文竊意醇可語道議鄭校之然否子毋自嫌薰晉鄙而善良余所深望

回學職

長邑於斯曰師則吾豈敢入邦而問願友其士之仁初疑甚荒喜有足語某人學該千古行表諸生樂長才於魚泉恬未肯仕跨巨翼於鵬海怒而奮飛亦使叢桂之科名知有上杭之人物某行闔縣境欣聆書聲為儒通今勉策勲於寸鐵自我作古當大刻於堅珉以吾言勉諸同志

田士友

出而讀書疑侶山縣之僥幸甚得士敢訝陽鱈之
魚如逃空虛不覺歡喜某人曾歲宿學筆有新功
宜引領於諸生相抗衡於上國矧惟杭境是亦聞
風今妄一男兒皆謂拾紫之易豈方百里地却疑
破荒之難有志則成自今以始某固知學愛恐墮
闊踈于產之教益脩不效議政臨邛之客足重敢
謬為恭乃如前期是則實禱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四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四十五

劄

慰宋卿

某竊謂天之生福人也不數惟帥參某官得諸天
者厚屹然接綉衣直節之傳用諸世者蓄充而為
鯁庭詩禮之效備九五福之全而好德足以稱其
壽也膺二千石之養而亟還首丘君有所見也生
榮死哀真可無憾某官將從三事養以五鼎忍逢
閔凶怡愉娛侍一變而為擗踊哭涕創鉅痛深吳

天罔極尚有移孝為忠之誠揚名顯親之義足以
暴白於無窮某僭躡有請

通史丞相以下代筆漕

某伏以月筭紀亥霜宇警辰某官變調道妙密運
化鈞夷夏具瞻堪輿薦祉鈞候起居為福某階詹
黃閣拜手班敬嬰突威重乞賜省錄

某恭惟南渡立國思陵阜陵有大造于中興忠定
越王有大勲于兩朝迄今嘉賴之固宜篤生相公
丕紹前烈幾年根固之權姦立談剪去而內績著
連歲不靖之醜虜倒戈來附而外績著今漆室之
慮中外所同定大議決大疑萬世宗祏之功也非
惟鼎彝相業奕代有光而保又王家與宋無極朝
野僉矚某敢獻忠

被召謝丞相

某仰惟某官有司馬公之心有韓魏公之量勲勞
布在當世忠勤如出一日公皇極用人之道而平
持其衡運帷幄折衝之謀而坐致其歸契天人交
感之機而陰壽其脉朝野交頌其已效而又相與

矚望於無窮某不佞敢賡慶曆之篇某又遊江國
席庇雲霄調元端月降嶽休辰蓋四海所共慶飭
一箴而唯謹上有階符之光下臨翼軫之分舉頭
輒見盛德烟馬寸衷有如此日
某單寒謏薄素安平進半生州縣自分塵勞為郎
過望敢嘆白首屏跡閑居榮進庾冷大造垂憐極
力扶挈將漕三年攝符至再職所當盡何功足言
人情物論久則生厭雖時上公積而身謀則不敢
欲疊申祠請又新制所不許敢踏不皇無以為謀

誤恩收召端出望外以儒立國祖宗成範布列在
廷雖微必謹竊計天寵之盼正是春亨之日造膝
前陳上可對越某何足當此茲蓋某官先生軫憐
寒遠吹嗟枯朽之賜某銘戴恩紀退自惟念控地
卑飛鈞天夢斷重整朝衣入而清光晉趨黃閣足
旌吾君吾相之遇但去國年深儀狀樸野材俊滿
前拙陋奚用溫僂循墻進退維谷某既百拜申謝
且俯伏俟命焉某揆分有嚴不敢僭申潭府僉佐
之眷慶源福祿之問

某伏恐江右合有約束條目某未行間敢不竭力
奉承

賀任簽書兼參政

某載考國家鑒藩鎮之弊而專典於樞庭丞轄分
揆席之權而參決於政地允有並命必惟全材今
茲綸綍所傳翕然朝野相賀咸謂真儒用而天下
無敵有德進而朝廷自尊契以言臯以謨房也謀
杜也斷昔人所不得兼者我公其毋庸遜焉某敬
採師言緝為儼語辱電岩之一聆覆醬既以猶崇

某仰惟某官其道合古入之心以身任天下之重
縉紳荷為命脉冕旒寄以股肱折衝萬里則宥府
得專其運動矣參贊萬微則中書得預其謀謨矣
若夫佩安危于一身植靈長之元氣則宰相盡行
之時也搖心草賀洗耳麻傳

賀方察院

某竊謂氣至秋而肅人與物亦然故鷹隼每乘擊
薄之風而鳥臺號為嚴凜之地于斯時而親擢知
上意之望深將元氣自此而強豈外邪敢干于正

如劫愆之長語欲鋪陳則涉繁

其仰惟某官以學力而勇植立之節以材名而闕
設施之模登朝不待先容通國便期大用雖參贊
於東西府曾敷陳於咫尺天上方明四目以達聰
公乃我一角而特立時政之得失人材之是非誰
素講之已深當一發而必中檢士屏息無豺獍嘗
道之虞爽欬聞風有虎豹在山之勢宏開衆正之
路雄峙太平之基然後移栢榦而敷為提蔭之濃
霽風霽而融作霖雨之澤其序若此敢誦言之

賀江西憲蕭著郎代方洪僉

某引企汝水有郎星焉又使者星有二焉輝潤營
達沸為百祥既以斂散平反福斯人矣則相其飲
食時其起居宜有吉星在在次舍願推為三台之
符然後滿一世之望

某猶及見乾道淳熙間人物極盛之時而今則參
辰相望矣道德師表之歸然名節議論之堯然如
某官合今代僅能數人雖一日不可輕去朝廷况
三年乎家藏辨姦之論上動旌直之思欲召者屢

誰其逢之然把節發廩既能使一道無飢民秉筆
疏滯又將使一道無冤民徊翔久之於明公奚傷
前脩謂君子之類合必離離久必合天之祚宋未
艾諸賢其入而復合乎明公其遂預聞國政乎如
推車欲其行如同舟欲其濟此宗社之福非其敢
私云

謝贛州提刑都鈐胡尚書

代廬陵尉

某竊觀廬陵文字之士皆致身兩地而義不帝秦
一疏為名節第一而位反不稱焉此澹庵子孫所

以光明俊偉秀出於其鄉也某官抱負濟時之定
力皎潔許國之丹誠家世履聲克還舊物矣黃扉
黜闥忠簡所留而未肯為者正或有待偃藩鎮撫
提綱分目得近臣之體名章流播非民則國有忠
臣之心願副九重之延佇以竟先正之經綸

循州湯領閣

代趙推凡

某觀胡運垂殄強鄰迭起此士夫相與戮力王室
之時而劔佩相譏何為哉仰惟某官盛名自膺於
科級全材足應於時需權軍國之重輕合兵民之

體勢錫對者再區畫無遺亦足為科目得人之驗
治郡于南能培植根本則固圉于北必能緩輯卒
乘使之當方面建齋壇蓋優為之無難又豈非文
武材全之驗

某僻處于莆知寓內有人豪自會稽禹冗出企慕
堅高餘二十年幕府新開僚屬森布某不自意充
負其間趨走其側昔有一識韓荆州自謂不空此
生况朝斯夕斯其過昔人遠甚爾詹祭戰以日為
年

循州陳守

某觀鯉湖人物為莆之盛而名門其尤盛也崇清
之後宜班于朝者咸謂某官宜當之蓋學足以扶
世智足以謀王文足以緯國而施之郡則局矣循
陽四基附字誠勞上方議選表之命公屢騰勇退
之章摩挲泉石一觴一詠高矣執孰當方面孰運
籌幄如國何必有能權其輕重者召環其母遜

循州傳俸

某莆壤一寒誦高文仰盛德有年矣與仲氏游劔

津摩學記往來鄭鄉者數十引企何墻然皆未
有納謁之便逐祿嶺外適有天幸出都屋而依倚
星屏之輝以駑駘而犇走騃足之下摸索微軀距
踊三百

交代葉推

某聞江西為人物淵藪而交代某官則鬱孤八境
之奇氣鍾焉山谷所謂其士大夫秀而文是也著
鞭殿廬去天不遠乃徜徉宦轍於極南之地至于
再于三必入幕而後行志必通籍而後出嶺然則

今可以出矣三館兩學皆券內揚

某材百不堪香山令滿坐貧不能謁部就注外銓
僕戍而貧轉甚今瓜可望矣幸接後塵敢嫌遐嶠
大凡交承有畫一之規在唯幕客則不然以辯為
貴辯不可以定語傳以婉為奇婉不可以常理論
如是則何以告新乎規矩準繩之外有所謂心匠
之巧者至則密求畀付焉

康察院

某比者恭審楓陛親擢栢臺峻升風采素孚朝廷

增重慶層四諫最號美談而鄉之先達實唱之壺
山英氣迭鍾偉人紹休振響于前有光某亦特為
鄉邦賀蓋為斯世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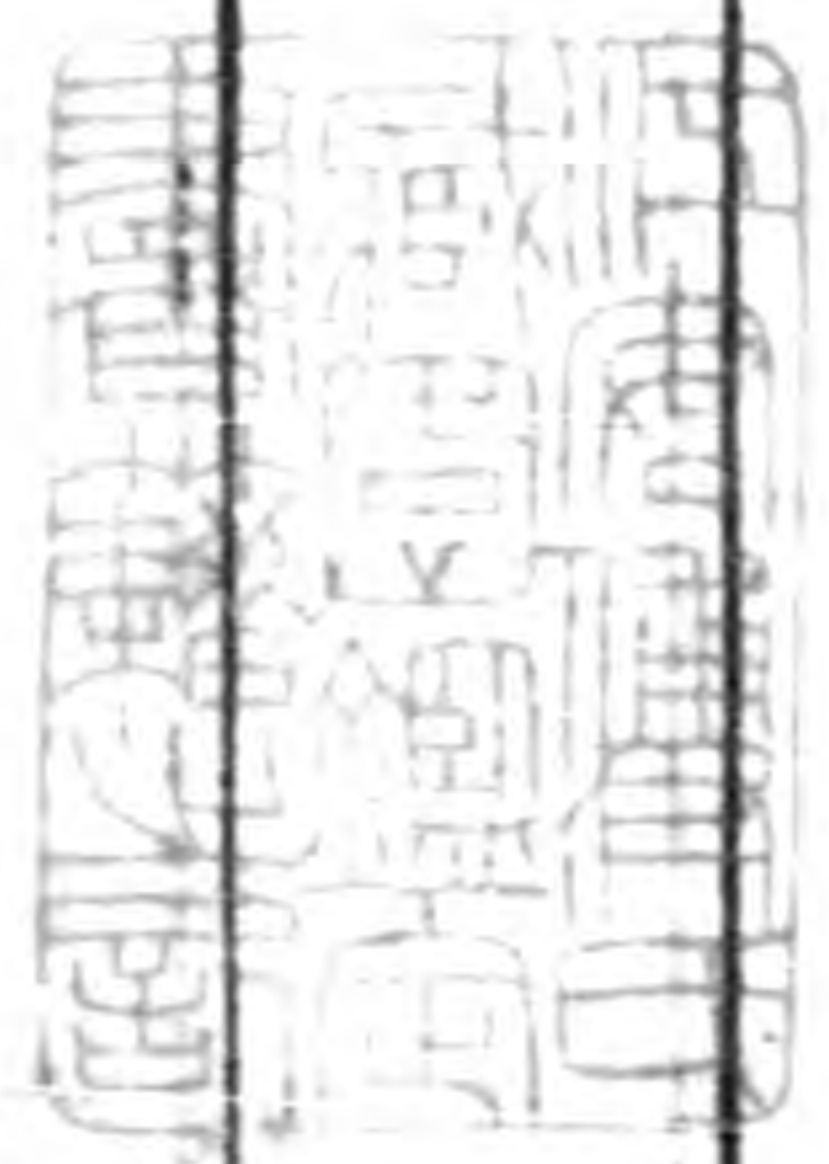
某仰惟某官學問根本於六經議論驅馳乎千載
臨遣而中留上意屬焉屹立而不倚朝望歸焉我
冠憲府舉天下之事得以言正笏廟堂舉天下之
事得以行輿望未艾亟扶晏粲之期益侈奮熙之
業

方正字

某伏以仲冬既至寒氣凝成恭惟某官蓬島羊頰
聞望益聳神相斯文台候起居萬福某自卑遠而
猥記鈔府合用條列之文然族屬小子不敢效世
俗苛禮首告溷照某戊寅之春調闕脩門接聲光
而聆謦欬如有日一落嶺海歲月飄蕩蹤跡湮
沉一戕詞候幾若自絕於門墻然日暹除日每到
萬里外朝家用賢疇不相慶而某也竊依附以為
跨企豎高而倍仰鄉邦朝行中稍稀疎未幾一臺
一省同待清要可謂盛事仰惟某官淵源有用之

學凝重致遠之資識者久已期其為遠器甫登鷲
行君相屬目給札玉堂極陳當世之故以抒其對
切之蘊養望冊府博觀天下之書以厚其經綸之
業邈紫凌清此分內物奮庸熙載是則僉期其一
介庸虛世所不數一官十六年蹉跎最甚頃今香山
僅爾破白不能自振復注循陽下幕將以首春祗
戌眇然一寒談為道地然則提撕振德俾玉于成
惟宗長遠尊是望其自是有依歸之地矣輒因貢
敬僭布皇汗正賒侍拜伏楮詹依敢丐上體眷知
邊鄉邦及循陽或有委役某三肅以請

珍毓冲粹對越三接九遷之寵陸續賀擯某晉躋
端拜申問大閱群玉之眷共料履長有慶介祉無
邊鄉邦及循陽或有委役某三肅以請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錢應方公文集卷四十五終

